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權卷六十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八

王宏傳自相違反

以一家物又與一家南北朝爲人臣者之慣態若王宏導之曾孫也晉之世臣而竟爲宋佐命無恥已甚傳多褒揚太過而末一段云宏旣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其下文又云輕率少威儀何其言之自相違反與

宋書以劉穆之王宏同傳以兩人皆佐命也而論於

王宏竟隻字不及雖宋書全部論皆如此然宏佐命  
並無功業不過諂附而已實無可論也李延壽一切  
論贊皆鈔襲舊文至宏旣遷入諸王首而其論亦居  
然自下筆矣褒休元爲棟梁殊嫌溢美

西昌侯固爭王融

王融傳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  
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子良特相友好晚節大習騎  
馬招集江西僉楚數百人竝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  
帝疾篤蹙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  
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

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鐘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按融乃處分至無不從命一段南齊書無南史所添也描摹情事頗覺如繪但李延壽旣知此則下文西昌侯固爭不得一句亦南齊書所無延壽何意又添此一句乎武帝疾篤太子前死太孫幼鸞篡奪之

謀已定若融計得成鸞事敗矣恨融刺骨必欲殺之  
安肯爭其灰乎西昌侯下省鸞字亦非

作唐侯相

王籍傳爲作唐侯相梁書作湘東王引爲諮議參軍  
帶作唐令當從之

左佐

王筠傳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  
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尙書三十卷中庶  
子省子字亦通佐上梁書無左字筠嘗爲司徒左長  
史當作左佐

王華等傳分散非是

多人作傳論中只論一人一部宋書率犯此病其因  
事配合牽搭則徃徃有意非漫然也如第六十三卷  
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同卷華傳中又附以  
孔甯子而論則以元嘉誅滅宰相徐羨之傅亮謝晦  
爲王華孔甯子之力王曇首傳中則云誅徐羨之等  
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然則論之不及曇首者圖  
省文耳至殷景仁則傾劉湛而殺之沈演之則傾范  
蔚宗而殺之論之不及亦圖省文耳聚於一卷搭配  
甚妙夫太甲復位昌邑善終羨之等固不可與伊霍

同年而語要無反心亦差可謂之志安社稷湛罪亦不至於死范蔚宗則更枉矣惜沈約尙未能力表其誣要其比類爲傳意旨顯然若南史則更改遷移刊削顛倒王華在第二十三王曇首在第二十二殷景仁在第二十七沈演之在第三十六原書旨趣蕩然無可窺尋矣幸而原書具存耳歐陽永叔請取唐人九經義疏刪去讖緯若其言得行斯文喪矣吾於南北諸書亦同此幸要之李延壽之所以必分散者亦因欲使聚族故也却使因事類敘之法盡廢

又如宋書第七十一卷以徐湛之江湛王僧綽三人

同傳以此三人皆是爲元凶劭所殺固宜同傳第八  
十四卷以鄧琬袁顛孔覲三人同傳以此三人皆是  
從晉安王子勳反見殺固宜同傳兩論只論一事而  
三人皆徧亦得法南史則總以一家爲斷不以事類  
爲敘徐湛之入徐羨之傳江湛入江夷傳王僧綽入  
王曇首傳袁顛入袁湛傳孔覲入孔琳之傳宋書類  
敘之法被伊一齊打散此國史也豈家譜乎不以事  
類爲敘而必使以族屬爲敘則作史專爲欲明人家  
世次譜牒乎大謬之尤者

惟朱齡石超石毛脩之傳宏之四將皆西征關中軍

敗陷虜三見殺一降似乎恰好同傳天造地設故李  
延壽不能違異而其實毛當專歸北史此又仍宋書  
而誤者

以僧爲名

甚矣南朝人之佞佛也卽如僧字說文卷八上人部  
無新附云浮屠道人也僧旣浮屠之稱何得用爲名  
今散見各傳者不可枚舉而王氏尤覺糾紛如王僧  
達王僧祐王僧綽王僧虔此王導之一族如王僧孺  
則王肅之八代孫又是一族如王僧辨王僧智則王  
神念之子不知其所自出又是一族實非一宗而皆

以僧爲名

殷鈞傳有宋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  
至於侯景傳有王僧貴則不足論

遂致

讀者易於混亂幾疑爲兄弟行者至此却思李延壽  
於國史中作家傳反覺不爲無功爲之失笑

唐陸龜蒙小名錄采各書中所載南朝人小名用僧  
名佛名亦多

又有父子同名僧者殆如羲之獻之之類未暇詳攷

### 王儉首倡逆謀

劉裕篡晉王宏爲佐命蕭道成篡宋宏弟曇首之孫  
儉首倡逆謀王氏世以君國輸人者也劉祥謝超宗  
譏褚淵而不譏儉何哉

一 史商榷 卷六一 五  
儉自幼篤學手不釋卷觀其引述漢書三都賦晉百  
官表腹笥便便專以學術爲佞諛之資華林宴集跪  
齊高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其諂彌甚殆不知人間有  
羞恥事者

儉弟遜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  
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啟聞伏  
誅又劉祥撰宋書直書禪代事儉又密以啓聞武帝  
銜之致流竄歿見南齊祥傳儉真小人

王儉嫡母武康主

王儉傳儉嫡母武康主云云案儉父僧綽傳尙東陽

獻公主此云武康有誤

### 虞祭明堂

王儉議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愚謂明堂安得稱虞祭北雍本誤同齊書禮志作虔癸尤非彼本傳不載疑當爲虔祭

### 王儉年四十八

永明七年儉薨年四十八案齊書儉薨年三十八南史蓋誤以褚淵之年爲王儉之年

儉淵皆以宋世臣爲齊佐命儉三十八淵四十八皆不壽齊臺初建淵啓高帝引何曾曰魏司徒爲晉丞

相之例求爲齊官其無恥若此淵子賁以父失節深  
執不同終身愧恨之而淵拜司徒其從弟炤嘆曰彥  
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  
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歿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  
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四十八而歿何云期頤思之有  
味

王阮亭論詩絕句云十載鈴山冰雪情青詞自媚可  
憐生彥回不作中書歿更遣匆匆唱渭城刺嚴嵩也  
今以南史褚淵從弟炤譏淵之言考之乃是使彥回  
作中書郎而歿云云通鑑同中書郎者謂中書之郎

官耳考淵傳淵生平未嘗爲中書令阮亭誤記淵爲中書令故遂誤云不作中書若改不作三公則妙

永嘉末

王儉之子騫傳永嘉末召爲侍中監本作永元是永元東昏號

王僧虔論書誠子

南齊書王僧虔傳載其論書一篇徧論漢魏晉宋書家凡二十七家而獨不及羲之獻之者雖是因其名重人所共知無勞品評如宋人選唐詩不收杜工部然亦自有不滿羲之之意其論亾曾祖領軍書云右

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  
今猶法鍾張觀此可見韓昌黎云羲之俗書趁姿媚  
意與僧虔同其論王平南廙云右軍叔過江之前以  
爲最言廙是右軍之叔其書過江之前爲最佳也南  
史改爲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如此則有推尊右軍  
意其實不然亾曾祖領軍者名洽字敬和導之第三  
子又有亾從祖中書令者名珉字季琰珣之弟二人  
皆附晉書導傳各家皆稱名獨二人稱官凡此所論  
皆指隸草無大小篆法隸始於秦行之二千年若欲  
廢隸用篆斷斷不可但書體淆訛已極幸而說文尙

存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必須尊信推崇於隸中識  
篆意爲善又僧虔誠子一篇中多格言至論而艱晦  
難讀試觀宋時涇明董漢策所刻二王帖語多蹇澀  
費解甚至不可句可見當時簡牘本自如此不盡由  
傳寫之誤而傳寫脫謬者亦有之南史惟任意刪削  
往往失其本來面目而於其脫謬則全不能有所是  
正也如云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元志爲之逸腸  
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  
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